

董子竹 谈 心学文化丛书



论语

真智慧

——兼就教于钱穆、李泽厚先生

深入解读中国原典精神
重估中华文化过人之处
让你醍醐灌顶的人生智慧指引书

董子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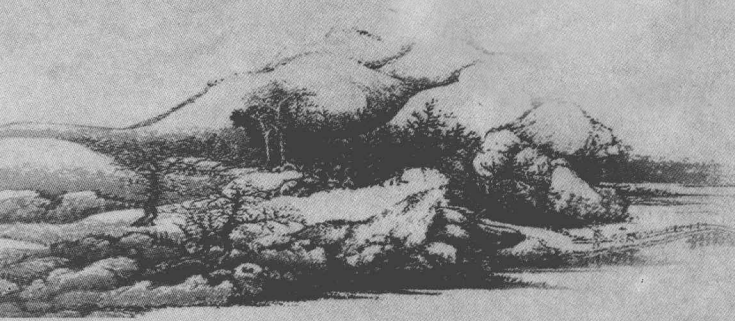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真智慧

——兼就教于钱穆、李泽厚先生

董子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真智慧/董子竹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354-6036-3

I. 论… II. 董… III. ①儒家 ②《论语》—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4949 号

策 划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出 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论语真智慧

著 者 董子竹

策 划 韩 敏

责任编辑 夏金波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25

字 数 63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6036-3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觉悟”——人类的终极价值与归宿

这本书是我旧作《〈论语〉正裁》的全面引申。《〈论语〉正裁》是论战之作，各个方面都显得草率。尤其是对于初入国学门的朋友来说，初读该书会觉得突兀，对于学者们来讲，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透。在《〈论语〉正裁》出版十年之后，我才决心重解一次《论语》，除了尽可能细解每段语录中圣人的“用心”之外，还想攀附一下当今最有分量的学者钱穆、李泽厚二先生，尽可能吸收二位的优长，以求当代人能更好地理解圣人本有之心。

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数易其稿，这本书终于写完了。原来是不准备写前言的，我以为解透《学而》一章就应该是最好的前言。但是，当全书整理完了之后，发现还是要写一个前言，给读者一个较为清晰的交代，孔子思想的内涵与人类思想史大循环的发展脉络是怎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不把孔子放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思考，是很难全面准确体认圣人之心的。

概括孔子的思想，古今以来，怕不是有千百人在做这个工作，以我的功力想超越过去，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

但是，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我已经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二十一世纪终于清晰了：人类的一切活动，宇宙的一切运动，只是为了人类对生命整体的“觉悟”。这个“觉悟”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个体的动物化觉悟阶段”、“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阶段”。二十一世纪大概是“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完结、“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阶段”慢慢展开的时代。

二十一世纪真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在我看来，世界文化的五大板块的运动，其运动的基本功用与价值应该是尘埃落定了，各自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也应该是清晰可辨了。

当代人类文明现存的这五大支系（或曰板块），从东到西围绕帕米尔高原

半圆排列，正好是一个沿顺时针方向运动的序列：

儒家体系，依黄河而兴盛。

道家体系，依长江而兴盛。

佛家体系，依恒河而兴盛。

《圣经》体系，发源于中东两河流域。

古希腊体系，依地中海北岸而兴盛。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古希腊文化体系在大盛后分解，其逻辑理性部分，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仍然依顺时针方向回流东方，即经俄罗斯旋回东方，从而导致了整个旧东方文化体系的大震荡、大改组、大换血。以致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到，这五大文化板块终于要大融合了，大圆满了。这就有了产生人类新文明的契机。

人类文明的这五大体系大致上是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到五百年之间，学界大半称此为“轴心时代”。

这五大体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宗教、反鬼神。准确地讲，它们是在人类走出自己的巫术图腾时代的过程中，产生的五大文化体系。

说儒、道、释、古希腊文化是反宗教、反鬼神的文化，似乎不需要争论。虽然这四大文化都给鬼神留有一定的地位，但谁也不会再如巫术图腾时代一样，把鬼神当成人类生命的绝对主宰。

在一般人看来，唯一例外的是《圣经》文化体系。信奉《圣经》文化体系的广大人群，似乎都相信自己的生命之外，真有一个“上帝”。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如果你细品《圣经·旧约·创世纪》，其中并没有给心外之神、人外之神留下任何地位。至于后来《圣经》文化体系要以宗教的形式传播，这应该说是历史的不得已。以古希腊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为基本认知体系的欧洲人，要深刻理解透《圣经》新旧约的思路，实在是太难了，只能再借宗教外壳来传播这个伟大的文化。就是如此，《圣经》文化的几大宗教与人类社会的原始宗教也已经是天渊之别了。

更奇妙的是，这个文化后来与古希腊文化合流，却造就了人类眼前这个气势磅礴横亘四海的文明。这实在太不合逻辑了！太不可思议了！

你如果细研过这两种文化，便知双方是极其对立的。但是，就是这样两种几乎完全对立文化的奇异结合，不仅为人类创造了现在这样一个辉煌的现代文明，使人类“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得以圆满完成，并且为进入下一个崭新的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为人类进入“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阶段”，铺垫了宽阔的道路。

而我们中国文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了解埃及文化、玛雅文化、古欧洲文化的真面目了。仅从一些散乱零碎的人类文化学资料看，那真是一个万般恐怖的文化。如果不是古希腊文化与《圣经》文化的结缘，在这一千多年近两千年的共同大拼搏中，彻底改变了西半球文化的基本面貌，使人类“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得以圆满完成，那么今天的人类要进入一个新的文明，为人类进入“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阶段”打好基础，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而东方文明本身，不要说得更远，只说在百余年前，较之西方文化看似便文明得多，但终是没有与巫术图腾文化彻底割裂。就中国来说，一直局限于“通天教主——自耕农”文明的小圈子，看似温馨，释、道、儒文化却都被大大扭曲了。进入二十世纪，想再前进一步，却已经是寸步难行了。多亏西方人的洋枪、洋炮在背后击了一猛掌，这才有了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二十世纪的大进步、大改组、大换血。

日本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不都是这样进入二十世纪的吗？

我不会如思想史家那样，去条分缕析地清理人类文明这两千年演变的脉络，主要是我不具备如此做学问的功力。我想，与其按时空顺序展开一幅人类文明这两千年的图画，不如让人们好好品悟一下我们自己“当下”的这颗“人心”。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这样的、“我”目前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如何生成的？

孔子引尧的话说：“天之历数在尔躬。”“我们”心中这个“天”及其“历数”（运动）是如何表现在我们现代人的当下这个身心上的呢？

说到这个“我”，当然怎么也不能甩掉我“当下”的这个肉身。

虽然从生命本来面目说，肉体、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正是我们体认生命实相的障碍，但如果完全舍了这个“障碍”，我怎么找得见“我”呢？

背着这个业障来说“我”吧！

一、世界正在迈入一个新的文明的几个征象

人与宇宙本一体

今天的自然科学告诉我们，“我”的这个肉身，“我”这个肉身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我”存在的这个地球，是刹那生灭的，全部依赖整个硕大无朋的宇宙星空的引力场运动。太阳、月亮、木星、火星、织女星……巨大的引力场的运动，稍有一丝变化，眼前的平衡稍有一丝颤抖、颤动，可能地球就没有

了、太平洋就没有了、大西洋就没有了。如果是那样，“我”的肉身在哪？“我”是什么？

这样看来，现在还活着的这个“我”，就是全宇宙啊！就是当下这个宇宙引力场的合力平衡啊！

王阳明说：“心包太虚，胸藏宇宙。”

尧说：“天之历数在尔躬。”

《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后来的道家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

佛家则以宗教语言说，我们的生命是“十方诸佛所护念”。

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些语言看似玄妙，但并不违背当代自然科学的这个基本常识，实都是从生命的大彻大悟角度说，生命与宇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也是一个整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圣经·创世纪》中没有“天”这个词，只有一个“灵”字，也即是生命的根本之“知”。这个“知”也是揽天括地的，正是“它”创造了世纪。

原来我们人类的任何行为就是宇宙行为！起码可以说是宇宙引力场合力平衡的行为。

孟子的说法大概可以把几家观念衔接起来：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这里的“心”，不只是今人所谓的“思想意识”，实指一切“知”，眼见、耳闻、鼻嗅、身受、舌触、神思，皆是一“知”。这个“知”，肯定是宇宙引力场合力平衡的结果。

因此，此“知”与“天”不是一也不是二，是一也是二。“天”者“被知”，“心”者“能知”。无“能知”，也无所谓“被知”；无“被知”，也无所谓“能知”。了却了“能知”，就是了却了“被知”，也就是了却了“天”、“灵”、“阿弥陀”、“无量寿”……

“知”即“性”，即“灵”，即“佛”，亦即“天”。“知”最少也是它们唯一的表现形式。这样说来，我们人类的喜怒哀乐与宇宙运行绝对是一体的。这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什么悟性了，不需要开悟了。任何人只要稍微冷静一点去思考，就全理解了。

“知”的基本能量运动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想说服什么人，而只是说，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开悟，即了解生命的这个根本——“知”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对于古人，必诉诸“上根利器”之人悟性的神秘开悟，今天可以用逻辑理性的语言说明白了。到



了这样的时代，人类社会的文明还能没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吗？

当人类文明面临这个大变革的关口，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的著作，乃至《圣经》等经典著作，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们该如何评估呢？

生命本来一体

再来说第二点，不管是释、道、儒也好，还是《圣经》文化也好，其实都在强调生命的整体性问题，也即生命的一体化问题。

生命看来千奇百怪，亿万斯种，其实是一体的、整体的。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非常不好理解，我们也就不去论证了。正如西方古代的许多智者总是希望以逻辑理性论证上帝的真实存在一样，结果无不是牵强附会，贻笑大方。

其实这个命题不是人类现有的逻辑思维体系可以解透的，只能是如孔子提倡靠人的“实践理性”去体悟、体认。孔子反复强调的“知天命”，就是用的这样的思想方式。中国古代的《周易》，正是对这种生命一体化、整体化的有益的探索。

这在佛学中是非常明确的观念。《金刚经》通篇就是从这一点立论的。《金刚经》第三品：“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正是佛陀参透了生命的整体性、一体化而发出的大愿。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那篇上帝造人的寓言，也是为了通俗地向人们介绍，生命本来一体的特点。这个寓言化的经典，事实上就是说一切生命包括人类都是“上帝”的裂变。

说到《老子》，这个观念就更明确了。

“致虚极，守静焉。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这一节的根本内涵也是讲生命一体化的道理。

儒家从来不作哲学思辨，即便有哲学思辨，也是渗透在他的实践理性的用心之妙的提示中。

孔子关于“为政”的教导在千百年来常被后人误解。人们都把“为政以德”的“德”，片面地解为人间的道德律令。其根本原因就是不理解孔子关于生命的本来面目的认知是：一切生命本来是一体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

这便是孔子为什么反复强调，以“仁”解“礼”、以“仁”导“礼”的原

因。孔子最著名的观念便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天下归仁”四个字明确道出了，“宇宙—生命”系统一体化、整体化、不可分割性的生命真面目。

这一切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是确定不疑的道理。《周易》的宇宙模式的来源正在此生命的一体化、整体化、不可分割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古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些都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另外一种提法。

自轴心时代以后，世界文明的发展，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并且要令一切生命自然而然明白，生命的这种一体化、整体化，“宇宙—生命”系统的一体化、整体化的不可分割性。

在我们看来，人类这近三千年的历史，就是围绕令生命明白生命的一体化、整体化、不可分割性的运动而发展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觉悟”。

这个“觉悟”的历史运动表现在人类具体生命活动中，表现为生命与生命的交往、探求、摸索、寻找……从人与动物的关系到人与人的交往，这其中包括家庭、婚姻、饮食、娱乐，同时也包括杀戮、征战、政治、外交、贸易、节庆、礼仪……从温情脉脉到血腥杀戮，从慈善活动到掠夺战争，一直到今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人类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无不是为了令人类、令生命“觉悟”其本来面目，就是生命的一体化、整体化、不可分割性。

到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在全世界风起云涌的城市化浪潮、国际贸易浪潮中，最明显的是全球信息的一体化、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这令一切愚妇孺子都能感觉到自己是与宇宙、地球、全人类息息相通的。

人们，我无法用逻辑理性向你们证明，生命为什么就是一体的、整体的；但生命的现实却告诉你们，生命就是一体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

最著名的社会理论，如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二十世纪初席卷全球，声明自己要替代资本主义，其原因就在这个理论已经窥见了生命活动一体化、整体化的基本特征。从而进行革命，夺取政权，进而企图最大程度地优化整合世界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以图建设一个新文明，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善良而崇高的追求。

但是，目前这个理论的立足点，却并没有完全超越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在基本价值观与思想方法上，和它所反对的对方实在是同一体系的双胞胎。

只有当这群人真正理解了“轴心时代”文化，例如孔子的天命观，“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孔子的“实践理性”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地超越



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

真正要理解“宇宙—生命”系统的一体化、整体化、不可分割性，必须有穿透现有时空的“实践理性”。逻辑理性在其中只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单凭逻辑推导是越不过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这个坎的。

口号的先进性不能代表人类自我认知、思维方式的先进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寄希望于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与航天科学的进步。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三大科学才是刚刚起步。我们坚信，这三大科学一定会使人类在关于自我、关于生命、关于人类的认知上产生质的飞跃，导致生命的一体化、整体化、不可分割性的认知进步，一定会令人类的“明明德”生命大觉悟的观念大大向前推进一步。那时，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体系，才会真正地超越西方启蒙主义的精神桎梏。

鬼神文化的彻底消亡

人类社会的上古时代之所以会出现一个漫长的巫术图腾时代，关键是两条：首先是缺少对生命的“觉悟”，尤其不了解“宇宙—生命”系统的整体化、一体化、不可分割性。再者，当时人类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极其不稳定，各种幻听、幻视、幻觉非常严重。这就给“鬼神”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前提。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

轴心时代的伟大人物，释迦牟尼佛、老子、孔子、摩西、耶稣，由于对生命本来面目的正确认识，没有像今天的自然科学理论这样断然截然地否定鬼神现象，而是非常智慧地体认了这种现象存在的某些合理性。

只是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时代背景非常不同，在保留巫术图腾文化的合理性方面，轴心时代伟大的经典作家们的做法是大大不一样的。

摩西、耶稣面对的是对多神文化中毒极深的地中海地区的人类。当时，在这个地区的埃及文明俨然是一庞然大物，彻底否定这个文明，将是十分不明智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另立一个“上帝”，依《圣经·旧约》，称之为“大能”。

“大能”的提法本来很类似于佛家所谓的“佛”，道家所谓的“道”，儒家所谓的“天”。但久而久之，在西方文化那里，这位“大能”又变成了另一位人格神，只不过是一个不具备某种偶像特征的人格神而已。

这在中国，在东方，就不是大问题了。东方人，尤其是东方的精英人物对“佛”、“道”、“天”的描述与理解，是不会引起类似西方人对《圣经》文化那样的误会的。对于普通人，周文化与孔子则技巧性地把他们的崇拜，引导到了

“祖宗神”。这非常类似古希腊神话，“神”在古希腊神话中被改造成了充满人性化游戏精神的躯壳。

佛家最干脆，“佛”即“觉悟”。这个觉悟分成三个层次：生命本体本来觉悟，此为“法身佛”。这种本体本具的觉悟，一定会表现在某个先进的圣人的愿力中，此为“报身佛”。这种觉悟最终也一定会表现在一切生命身上，这便是“化佛”千百亿。此即所谓“佛入一切众生心”。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的心中，都渗透着“报身佛”的佛愿。

这样一来，巫术鬼神文化的神坛便彻底崩塌了。

这一切在道家、儒家这里，虽没有如此清晰的理论逻辑的表述，但《老子》对生命本体的诗化描述，实在可以称之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说《圣经·旧约·创世纪》是人类以儿童文学的笔法描绘“天”、“道”、“佛”、“大能”的话，《老子》则是以诗化文学的笔墨为“天”、“道”、“佛”、“大能”写了一首赞美长诗。在这里，它们都没有给鬼神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要真正完成普通人心的无鬼神化，必须是自然科学大张其目之时。这便就是古希腊文化的力量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不管今日的西方文化中还有多少人把他们的上帝当成人格神，但这个形象的巫术色彩却是越来越淡漠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尊道德楷模的偶像。

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是后行者，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解决，却比西方好得多、彻底得多。

可到了当代，这却导致了事物的另一方面，使今天的中国文化反而少了某种敬畏心。在人的觉悟还没有真正进入“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阶段”之时，一旦失了某种敬畏心，就必然造成中国社会现在这样的某种道德混乱。时下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种缺少敬畏心的情况，在欧美则反而不是非常严重，其原因是至今的西方文化还没有完全摆脱对鬼神文化的敬畏。他们并不能彻底区别他们心中的上帝与原始宗教中鬼神的界限。

欧美人不知他们敬畏的上帝，并不是他们意识中认定的那个人格神，而同样是一位觉悟者。只不过这位觉悟者不相信他的选民在人世间就有“觉悟”的可能，即自己主宰自己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圣经》文化才有“原罪”之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认定人类必犯“意”、“必”、“固”、“我”的偏执病，但中国文化的三大家也一致认为，人在今世是可以“觉悟”的。

最奇妙的是，西方文化一方面强调对上帝的敬畏心，另一方面又大力追求自然科学的发展。他们明明知道这二者是无法统一的，但他们就是这样矛盾的纠结着、活着。



这个矛盾只能留待未来的、以中国文化为底蕴的世界新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来解决了。

我们十分奇怪的是，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会有人那么迷信西方这样一个矛盾至极的文化？很多人似乎希望中国的未来就应该是欧美这样，中国似乎也应追求西方人崇尚的民主、自由、平等。

这是普世价值吗？只有在人认定自己是动物之时，这才能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的背后必是要有一个人格神的上帝来制衡的。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同时还要以肆意掠夺别人作为根本追求，那民主、自由、平等就是“动乱”的代名词了。西方人无法明白人的真正的普世价值只能是“觉悟”！只能是对生命自身本体的“觉悟”！如果说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也只是“觉悟”中的民主，“觉悟”中的自由，进而促成人们在民主、自由中普遍“觉悟”。否则，这些口号就不是什么“普世价值”了。

人人是上帝，只看“觉悟”不“觉悟”。人类一旦“觉悟”，今天的自然科学就是证明人人可以成为上帝的最好旁证。

自然科学是人类“觉悟”的阶梯。

人类平等心的普及

再看第四条，十四世纪以来，人类平等心兴起了。

这个问题大概不必过多的论述，上面提到，民主、自由、平等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人类尊为“普世价值”了。虽然这种尊崇只是概念上的一种混乱，但也是生命本来面目的一种扭曲反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平等心发育得最健全的除了美国人，就是中国人了。

如果从根本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人比美国人的平等心可能更健全，中国人头脑中没有上帝，也没有什么宗教情结。

美国人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发动的几场战争，怎么看也缺少一点平等味，其中更大程度是包含了对“平等心”的蔑视。

美国对中国围堵的深层心理，就有这种对无神论者的蔑视与恐惧。美国人不懂，只要你心外真有一个“神”，“平等”就是超级废话。

中国社会上现在流行的无神论似乎又是浅薄了一些，粗率了一些，但这不应该是欧美人蔑视中国人的理由。

生命的基本表现形式是生命的“见闻觉知”。这个“见闻觉知”，对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



“见闻觉知”从表面上看，就是每一个生命自己的独立活动。

依传统的所谓自然科学的观念，即经典物理学的观念，人的感知、觉知、悟知只能是肉体感官的附庸。今天的自然科学进步，证明了这是很粗陋的观念。人类的“见闻觉知”的一息一念都应该是和大宇宙的引力场运动息息相通的。信息科学的发展更向人类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人类的手机通话，电脑通讯，哪一个不是和全宇宙的运动息息相通的呢？

依中国古代三大家的观念，生命的“见闻觉知”永远是“道”的、“天”的、“佛”的。用现代科学语言说就是“宇宙—生命”系统整体的。

但是，这种来自生命整体的“能知”，是要被每一个个体生命来分享的。没有这个分享，生命的运动就不可能落地。对于这些分享整体能量的生命来讲，它们相互之间的“见闻觉知”绝对是平等的，并且是相对独立的。

这便是生命平等意识的根本来源。今天人类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对生命本来面目的“觉悟”，而是在功利文明范畴中提民主、自由，事实上只能是分赃的民主，掠夺的自由。这便和生命的本来面目毫无关联了。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并不起源于生产资料的独占私有，而是起源于巫术图腾时代，巫师首长掌握与天对话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本来就是虚妄的，用《老子》的话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当人们的意识以某一个人的意识为自己的意识之时，以某一个人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之时，高下便相倾了，长短便相较了……社会的等级便逐渐产生了。

只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了财产的独自占有制的出现，而不是相反。

这当然和物质生产有了剩余有关。但是，在巫术图腾的条件下，即便物质生产没有剩余，等级意识也是存在的，物质分配也会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考察一下现在世界上仍然极不发达的地区，巫师对物质的独自占有，是不管物质生产是否有剩余的，任何时候这种独占都是绝对的。这个社会甚至也就无所谓“公有”、“私有”了。后来，“私有制”的出现，对于这种文化反而是一种进步。

恰恰相反，人类的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类的平等意识越强烈，社会的平等也越发达。

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人类的“见闻觉知”的本质，你会发现你的心外无人、无物，甚至无一切。凡你所见、所闻都是你自己的“面影”。

“他人即地狱”的提法是错误的，准确的提法是“他人即自我”。本来无我，“我”只是自己对外界的“见闻觉知”。进一步说，“见闻觉知”也就是“我”，“见闻觉知”的一切就是“我”的真“面容”的映射。舍此无“我”可说。



那么，直接的结论是：世界即我，宇宙即我。我如此，一切生命皆如此。这才是真正“觉悟”的平等心。所以，真正的普世价值其核心只能是这种“觉悟”，即对我们自己生命本体的“觉悟”。

我以为现代社会产生这一错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代自然科学的许多原理没有被真正普及。自然科学还不能令人类可以利用这些自然科学的基本发现，来观察人类自身的“见闻觉知”。自然科学在现代只是牟利的工具，这是非常可悲的。

只有当人类对自身的体认冲决了功利主义的罗网，也就和“轴心时代”四大家的基本思想挂上钩了。

这里顺便提一句：人类对自我“见闻觉知”的认知，要真正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挂钩，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孔子的“致良知”入手。从逻辑理性直接推理，是很难达到真正“觉悟”的。

只有到人类都能认识到闻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自己今生肯定成佛，肯定大解脱，有了这种平等心，那就彻底到位了。成佛都不费吹灰之力，何况其他，当然人人平等。

现代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人类新观念还很多，不一一列举。人们可以参考我们的提示，自己到生活中去发现，去体认。

二、人类觉悟的三个阶段

照理说，人类的觉悟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个人一个因缘，一个人一条道路。早在无量劫前就有人大彻大悟了。用佛学的话说，无始以来早就有人成佛了。

在这里只说我们“见闻觉知”之内的这个文明。对于这个文明来说，其“觉悟”过程勉强可分为三个阶段。

这期觉悟文明的起始，应该从公元前的五六百年或一千年算起，也即思想界所称的“轴心时代”。

这个时代的文明，是由时下影响人类文明最重大的五大文化板块的启蒙所决定的。

这个问题前文已交代，这里不再赘述。

在我看来，除了古希腊文化之外，这个时代的其他四大文化，对于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体认，基本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我们当代这个文明，目前是以古希腊文明为主导的，人们也就很难理解其他四大文化的真正内涵。什么时候，人类一旦超越了现在这个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文明，也就可以理解其他四大文

化的真正秘密了。

我们并不否定古希腊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说实在话，如果人类社会这三千年没有古希腊文化作为进步的阶梯，真的不知还会堕落到什么境况，最少大半不会前进得如此迅速。

中国人爱说“人猿揖别”，这个话是受了达尔文的粗制滥造学说的影响。其实如果按达尔文的所谓唯物论生物进化观，那就只有生命的退化论，不应该有生命的进化。生命的进化，不只是物种的进化，主要是对生命本来面目“觉悟”的进化。这是题外话，不必多纠缠。

我们认为，真正的“人猿揖别”是从“轴心时代”开始的。

正如上面所说，巫术图腾时代的人类不光是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没有觉悟，更突出的是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极不稳定，幻听、幻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时代。这一点“轴心时代”的经典创始人都是非常清楚的。其可怕最重之程度就是全体生命的彻底湮灭，这也便是所谓的“炼狱”、“地狱”提法的根据。所以，四大文化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巫术图腾文化。如果说巫术图腾时代的人类是“猿”，那“轴心文化”以后的人类就真的是“人”了。

我们不是说人类现在这个肉身稳定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就是实相的显现，就是“正确”的。但是，它在绝大多数人身上已经统一了、稳定了，这就使得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教育”也就成为可能了。而交流的普遍化又必然导致“理性”的萌发。因为生命与生命的交流，除了感性的交流之外，必须辅以概念化的理性。在初期，也只有概念统一后的交流才是普遍的、理性的，初级“教育”才有可能萌发。这就为人类的普遍“觉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便是今天被人类捧为神明的“逻辑理性”。它本身完全是以人类“见闻觉知”统一之后的一个“误会”、一个“错觉”为基础的。

对于四大文化的创始人来讲，他们对生命的“觉悟”可谓是一步到位的。今天的人类称他们为“圣人”、“先知”、“佛”，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觉悟者”。但是，对于人类来讲，只有在上述所谓理性高扬的条件下，人类的相互沟通交流与普遍教育才有可能出现，也才能为人类的普遍“觉悟”打下基础。

我们反复强调，我们并不贬低古希腊文化在人类觉悟过程中的作用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今天在许多地方批判这个文明，并不是说它犯了多么大的错误，而是说随着历史的变迁，人类觉悟文明的发展，这个文化已经走到了自己历史的反面，自己已经在否定着自己。



如今欧美文化的尴尬境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

不管美国文化如何强大，如何优越，它今天这样一味想充当世界警察的劲头，能真正促进人类的“大觉悟”吗？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吗？

这几乎不需要证明，最起码在许多根本问题上，他们就不能自圆其说。难道它的上帝就是专门让美国人做全人类的警察的吗？如果真是如此，这个上帝也太无能了。

今日的“美国文化”正是古希腊文化发展的经典样板。这个文化作为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梯、人类大觉悟中一个铺垫，虽功不可没，但绝不是对生命的终极救度。最少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文化已经是人类“觉悟”的障碍了。

就人类整体的生命觉悟说，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个体动物化觉悟阶段”。

第二个阶段，“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

第三个阶段，“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阶段”。

个体动物化觉悟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的觉悟将从“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向“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阶段”进发，这将是生命的一个仅次于“轴心时代”的大飞跃。

在巫术图腾鬼神文化统治下的“群体”，肯定有一个主宰被主宰，奴役被奴役的区别。在这个区别里，肉体的生命价值被无情否定了。

在巫术图腾的等级制度下，每个人、每个生命的肉身存在的权力与价值是不被承认的，“牺牲”、“杀生”，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轴心文化四大家都反对随意“杀生”，就是针对这个文化对肉身的藐视的。

在人类走出巫术图腾时代之后，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类肉体存在的神圣性，这当然也就同时包含了对身外、心外之神鬼主宰特权的否定。

只有在否定鬼神主宰的巫术图腾文化的前提下，尊重肉体生命存在的合理性、神圣性，这才符合生命“大觉悟”的进步；否则，任何把人的肉体存在推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提法，都不利于生命的“大觉悟”。

世界文明自“轴心时代”形成的这五大板块确立之后，即上文所说的儒、道、释、《圣经》、古希腊文化五大板块产生之后，它们在人类“大觉悟”的进程中各有各的用处，简单评判其优劣，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办得到的。但是，绝对不能过分强调某些文化的作用，同时把这些作用推崇到极端，并且说这些东西就是人的“本性”中具有的东西。整个西方文化，例如康德的错误正在此



处。从本质上讲，“人”无性，所以具备一切性，包括神圣性。

比如说孔子对血亲家庭观念的强调，古希腊文化对人的血肉之身的尊重、对概念化逻辑思维的强调，在人类进步史、觉悟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过分夸大，甚至推到极端，当成什么人性中本有“先天道德”、“普世价值”。

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先天律令，只有一个——“觉悟”，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阿弥陀”成为“阿弥陀佛”。除此之外，把任何美好的观念强加在人类头上，都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古希腊文化无疑是我们这一期文化中最强调世俗性的文化。这是不言自明的事，连古希腊的神话也充满了世俗情趣，这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极少见。在古希腊文化里，神充满了人性，人却有了几分神性，这又是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的主流文化，可以说就是古希腊文化的升级版。今日的欧美文化几乎无处不渗透着古希腊文化的余韵。

这个文化有两个特点是非常明确的，人类就其本质与其他动物无异，人的基本要求、基本本质，都只是也只能是人的动物性的升华。这就是当代人类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的出发点。比如说，在我们今天这个现代的国际社会里，“丛林法则”几乎成了这个文明的基本准则。至于说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也不过是对这种“丛林法则”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是对善良动物的动物性的某种理想化的观念性概括。就全体人类来说，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也实现不了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

这个文化的基本思想方法，大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所整理的那一套逻辑思维原则。这就是被哲学家称之为“知性”思维的原则。

上文中我们提到只有这一期人类的眼、耳、鼻、舌、身、意六大器官统一了、稳定了，这才有以统一概念为前提的逻辑理性。从生命的本来面目说，单一的逻辑理性是荒唐的，但正是这个荒唐的思维方式，却实现了人与人的理性沟通，为人类的“人的社会化觉悟”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这种逻辑理性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自然科学的进步又为今天人类进入“生命的宇宙化觉悟”时期奠定了基础。就是今日写进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也起源于这个文化。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今天人类社会的真善美的观念也好，假恶丑也罢，其标准无不起自这个文化。可笑的是，人们不知我们今天世界文化大混乱、大冲突，也起自这个文化生成的所谓的“标准”。真是成也古希腊，败也古希腊。但是，在今日它横扫